

# 世界粗話大觀

## 俚語粗話中外一體

前些時有一則廣為傳佈的花邊新聞，是中共「主席」胡耀邦於一九八五年四月間一次接待港澳等地的記者會中，當大家談到香港問題和中共領袖繼承問題時，他對答如流，談笑自若，使在座的人「無拘無束」。最精采處是老胡於興奮忘形時，竟脫口而出「他媽的屁（入聲）！……」幾個字，使全場爆出大笑，歷久不息。因之使我想起那個「屁」字和一些名人讕話的故事。

在我國口語中，「屁」字是一個不登大雅的字眼，然而却被廣泛的使用，尤其是在低階層的社會。如對別人的話或意見不予承認時，便稱之為「放屁」；若加重其否定意義，甚至包含侮辱對方的動機時，則謂之「狗屁」。「屁」字在英文中很少有如此用法。

筆者一次在課堂上談到各國的粗話時，各國學生都把他們的「國粹」搬出來炫耀一番，洋洋可觀，不忍卒聽，使大家都感到人類文化中詞藻之「奧妙」，與想像力之「豐富」。於是我便以我國的「屁」字為例，翻譯一二句粗話以示我國「文化」之不落人後，但反應顯著地不如對他國俚語之熱烈。究其原因，只能是各國文化背景和感受不同之故。

## 消化不良屁響驚座

蓋「屁」在我國社會出產特別豐富。原因似乎與我國食物有關，也是習慣使然。我國一般人都以澱粉爲主食，澱粉吃得太多，消化不了，便化爲「屁」，任而放之，響驚四座。其不響者，有如暗箭，則令人更難忍受，有受欺太甚之感。讀小學時，同學多來自鄉村，毫無社交禮貌訓練，又常饑不擇食，除住校三餐米飯均爲澱粉外，零食如烤紅薯、炒花生、煨板栗等等，都是難消化的澱粉。於是大家吃了整天裡放屁不停，在教室、在飯廳、在寢室，常此起彼伏，或互相呼應，作俑者不以爲恥，聽衆習以爲常，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。後來學校聘請了一位湖南大學畢業，從長沙來的粟運鴻先生作訓育主任，戴深度近視眼鏡，你走到他前面一呎遠他還看不清楚你是誰，頑皮的同學常在他面前作鬼臉怪相，引人發笑，他也無從發現，「昂視闊步」，「目中無人」，同學們背後以粟瞎子呼之而不名。他眼睛雖不精明，但耳朵倒十分靈光。

## 相習成風不以爲恥

到校不久，便發現校風和空氣的敗壞，是由於屁太多，於是深惡痛絕，決心整頓。於一次週會中說：「我真沒有想到我會來到我們這一家臭屁公司工作……」此話一出，數百學生全體大笑不止。他嚴詞厲色

地繼續說：「你們還有臉發笑哇？你們知道那種不自檢點的任性行爲——放屁是一個國家文化落後的表現麼？世界上文明國家的人民都能約束自己的飲食，不隨便放屁。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爲我們中國人愛放屁的事在一次演講中特別提出，認爲是一種國恥。因爲他在一次出洋的輪船餐廳裏，聽到有人放屁，許多外國人隨即把眼睛都鄙視到那放屁的人身上，國父轉睛一看，原來是一位我們中國同胞，使國父無地自容……可想見這是多麼令人難堪的事……今後我要請大家注意控制，絕對不能在大衆場所再任性使氣地放屁，彼此約束，互相監視。如再發現有人明知故犯，本人將加以紀錄，一次警告，二次罰站，三次記過……」大家聽得目瞪口呆，茅塞頓開，頗爲感動。

不到幾個月，此一令人啼笑皆非的不良校風，竟在粟主任嚴格的訓育方式下糾正過來了。筆者在海外二十多年，沒有聽到過一個外國人在公共場所放屁，這雖可能與他們的飲食不同有關，但習慣成自然與自我約束恐怕還是主要原因。

中共領袖們喜歡講粗話髒話，並不自胡耀邦開始，這自然與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出身有關。

## 共產黨徒的口頭禪

當毛澤東流竄到延安後，不久便與江青發生了戀情，論及婚嫁時，中共中央委員許多人都反對。根據中共黨史記載，毛爲此事曾對他的同鄉軍閥賀龍同志抱怨說：「媽的屁（入聲），老子討堂客也要他們管

……」賀龍爲了討毛歡心，乃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會議中大發其湘西蠻子脾氣說：「爾們娘賣屁（平聲）的，主席娶老婆也要插一脚進來，噏成麼之話！（這成什麼話）……老子主張隨他的便，和我們再不相干……」大家被他這一嚇，啼笑皆非，居然不再置喙了，毛江喜事便也水到渠成。據說彭德懷率志願軍抗美援朝到北韓後，韓酋金日城曾恐中共奪權，與彭發生衝突，彭在會場中曾不止一次地以「你媽的個屁……」、「狗屁」、「放屁」、「不是人養的」這類字眼教訓金。後來彭失勢被清算時，曾被抖出認爲是「大國沙文主義」，成了罪名，其實只不過是口頭禪而已！

### 屁話連篇趣談一則

「屁」字似乎在湖南俚語中應用得特別廣泛，不但是因爲上述幾位說「屁」的中共領導人都是湖南人而作此結論；筆者亦籍隸湖南，幼年在故鄉也常聽到「屁」字經，其「不雅」處已如上述，但有時也有其「有趣」的一面，下面的一段對話，便是在湖南鄉下常常聽到而歷久難忘，且似乎是雅俗共賞的鄉土文學。

話說有一位李老太太於過年後遠行去向久違的老友張老太太拜年，提着年糕一盒、雞蛋一打，僕僕風塵，三寸金蓮費了一小時才走完二里路程到達張家。見到張老太太十分興奮，連呼：「恭喜！拜年！」張老太太見老友光臨，也是快樂得不知要講什麼話，連忙回答說：「恭喜個屁，拜麼之屁年，快進來坐吧！」

「李說：『坐個屁，不如先談談好……妳近來很忙吧？』張答：『忙個屁，過了年整天吃喝，屁事都沒得作……』李以羨慕的神氣說：『那妳真是好命哩，兒孫都能自立哪！所以得享清福。』張答：『命好個屁，我的兒孫都不爭氣哪，一個個好吃懶做，屁用都沒有啊……』」

「緩說緩說，我家的子孫才是沒得屁用呢！我昨天叫我家大孫子陵兒替妳送幾個雞蛋來，他都懶得動呀！真是沒得屁用啊！」張老太太接過籃子裏的禮物，表情感激地說：「妳做麼子要破費送我東西哩，我屁都沒有送過妳呀……」

「送麼子屁！我什麼屁都不需要。」

「承你破費，我真感謝啊！」

「感謝個屁！年糕是我自己作的，蛋是自家母鷄下的，屁都不值！」

張老太太連忙生火煮蛋招待老友，閒話家常，邊吃邊談。忽忽已近黃昏，李告辭，連稱：「謝謝招待，吵煩妳了！」

張不好意思地說：「屁都沒有招待，妳還要謝！」

「吃了煮蛋，還不算招待嗎？」

「蛋是你的，我屁都沒有給妳吃！」

「下次來吃好了！吵煩了！謝了！」

「謝個屁！下次一定要來吃喔！」

「一次鄉村老嫗的拜會，在歡欣愉快的氣氛中落幕，但整個談話過程，都不離「屁」字，而且似乎答應下次一定會來吃「屁」。

## 俄共頭子更是粗野

俄共高級人員也是以講髒話和行爲粗魯有名的。五〇年代蘇聯駐聯合國全權代表維辛斯基便是如此。據蔣廷黻博士告訴我，一次在安全理事會中辯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時，維辛斯基用盡各種粗野惡濁字眼非難

他的代表資格，使翻譯人員都不好意思直譯，其他各國代表也都爲他（蔣氏）叫屈而抱不平，深恐蔣氏被他懾倒。蔣氏沉着靜聽，不動聲色。待維辛斯基罵完，輪到他答辯時，他說：「諸位，相信大家都已飽餐了蘇聯全權代表的粗野發言。諸位可以相信，我也可以用同樣、甚至更粗野的文字回敬他，但我不能那樣作，我所代表的政府和人民將不允許我那樣作。假如我真是那樣作的話，他們會失望地說，何以蔣廷黻這個人被派到聯合國工作才幾年，便學壞到粗俗無文如此程度，連一點基本外交禮節和風度都沒有了……」此言一出，旁聽席上擠滿的人羣竟壓抑不住心中的喝采而掌聲雷動，使維辛斯基面紅耳赤，坐立不安者久之。會後各國代表，包括幾位與我已斷交國家的代表，都趨前與他握手致賀。次日各報更予以顯著報導。俄共頭子赫魯雪夫在聯合國大會中，情激脫鞋敲桌，雜以粗話叫囂的事，更是傳遍世界的外交笑柄。

## 自由世界領袖亦然

共產世界的頭子們如此，自由世界的領袖們又如何呢？在這方面可說是半斤八兩。許多口頭禪如狗婆養的（SOB）、牛糞（BS）、該天罰的（GDI）、私生子（BST）、×你的媽（FYM）等等，也常列入紀錄。傳佈最廣的尼克森水門事件的白宮談話錄音，幾乎每句話都帶有上述不堪入耳的字眼，如非親聞目及，真難令人相信。杜魯門總統的粗話也是有名的，他在白宮會議中要決定撤麥克阿瑟元帥的職時，一再稱麥克阿瑟爲「私生子」和「狗婆養的」。某報音樂評論員批評了他女兒的鋼琴演奏不佳，他也

說：「我要打斷那私生子的鼻頭！」曾任美國副總統和紐約州長的洛克斐勒於一次競選羣衆大會中，遭遇反對者的杯葛，打斷了他的演說，他竟情激而伸出中指，作了下流的姿態，指向反對者並輕聲地說：「×你的媽！」照片與新聞傳遍世界，讀者也不以爲忤，因爲人畢竟是人，並不全是聖人啊！六〇年代初期曾任美國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勞勃森（此人對我國甚友善）於聯合國大會某委員會中，與年輕的菲律賓代表意見相左，發生爭辯，勞勃森詞竭，竟倚老賣老地說：「老子的年紀可以作你的爸爸……」（I am old enough to be your father.）引起哄堂大笑。該非國代表提出抗議，要求道歉。勞勃森竟

強詞奪理地狡辯說：「我講的是事實，不是侮辱！……」那顯然是大國沙文主義作祟，可與彭德懷罵金日成「不是人養的」媲美。甘迺迪總統常說「該天罰的」和「SOB」，他的弟弟勞勃甘迺迪與詹森總統在白宮拍案吵架，竟呼總統爲SOB。他也喜歡罵人爲「私生子」。詹森總統本人也是SOB不離口的。以上只是隨意提出幾位美國官方的代表人物作例子，說明一個人修養之難以到家。至民間聞人之滿口髒話者，更是不勝枚舉，如歌王普萊斯里（貓王）最喜歡說「×你媽」這句話，可說三句話必有兩句粗俗不堪入耳。法藍克辛那屈也是一樣，他一次在澳洲表演，許多女記者要跟蹤採訪，使他不勝其煩，竟破口大罵：「妳們這些一塊五毛錢一次的賤貨給我滾開！」（You dollar fifty hookers get away from me.）豈非斯文掃地乎？然而這種人竟在美國社會享有很高的地位，且爲大眾偶像，總統就職晚會還要請他手挽着第一夫人出場呢！（註：甘迺迪和雷根都是）